

【人生随想】

□肖复兴

有一阵子，我常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遇到的多是老太太，不是老头儿。大概由于老太太一般比老头儿长寿。她们很多从小就生活在胡同里，故土难离，不愿意搬家，不愿意搬到五环以外那么远的地方去。

不知为什么，那些老太太让我感到亲切，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母亲。母亲在世的最后时光，和这些老太太差不多年纪，一样的沧桑却平和亲近。特别奇怪，我和她们聊得来，虽素昧平生，却没有距离。

那一年，寻访杨公祠。在北京，这里很出名，不仅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还是戊戌变法前夜“公车上书”之地。那时的杨公祠，沦落为大杂院，山门紧锁，改由旁边一个窄门进入。我挨门询问着街坊，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这里的历史变迁。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那里是景贤堂的后堂，廊檐宽敞，圆柱朱红，斑驳沧桑。敲开门，一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在做肉皮冻，她放下了手中的活，热情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她已经75岁了，10岁时搬进来，那时候景贤堂还供奉着杨椒山(杨继盛)彩色泥塑像，她住的这屋子里原来供奉着祖宗和杨夫人的牌位，有匾挂在上面，写的是“正气锄奸”。

说起杨继盛，老太太很有感情，对我说：原来的院子可大了，你应该到西院看看，那个亭子还在呢。只是现在都住上了人家，乱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我知道，老太太说的那个亭子就是

胡同里的老太太

“谏草亭”，杨椒山给皇上的奏疏被刻成数十块石刻，就嵌刻在“谏草亭”中。你去看看，石刻还能看见一些！老太太送我出门，还这样对我说。

我常想起这位老太太。对四百多年前的一位古人，她居然还有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只因为这位古人是敢于上书皇帝进谏的忠臣。

在中山会馆，我碰见的也是一位老太太。中山会馆在北京也很有名，相传最早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时，他当过“国务总理”)买下，改建为带点洋味的会馆。孙中山来北京后就住在这里，中山会馆的名字由此得来。

那位老太太77岁，鹤发童颜，广东中山县人，和孙中山是老乡，祖辈三代住在这里。这是一座独立的小跨院，院门前有回廊和外面相连。我是贸然闯入的，老太太却和我一见如故，搬来个小马扎，让我坐在她家宽敞的廊檐下，向我细数中山会馆的历史。说到兴起，她站起身来，回屋里拿出厚厚的一本老相册翻给我看。小院里只有我们两人，安静异常，能听到风吹树叶的飒飒声。

翻到一页，相册的黑色纸页上，用银色相角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坐在镂空而起伏有致的假山石旁。她告诉我，这是她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我问她在哪座公园里照的，她说，不是公园，就在中山会馆。说着，她走下廊檐的台阶，带我向跨院外面走去。我上前要扶她，她摆摆手，腿脚很硬朗，来到前面

□戴永夏

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同时也间接提升了秋分这一民间节日的社会地位。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季的第四个节气，时间一般在每年9月22日—24日。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这样的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里的秋分之“分”，即指昼夜平分，各占一半。同春分一样，秋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时间相等。此后，阳光直射位置继续南移，北半球渐渐昼短夜长，气温降低。此外，按照古代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开始的季节划分法，秋分这天正好处于秋季的90天中间，所以秋分又有平分秋季的意思。

古代将秋分至寒露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三候水始涸。意思是说，一候时，气温降低，冷暖空气对流减少，雷声也就稀少了；二候时，许多虫子都在地下洞穴藏起来，并用细土封住孔洞以免寒气侵入；三候时，随着降水的减少，一些较浅的河湾开始干涸。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凉爽的秋季，短时间内，南下的冷空气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会产生连绵秋雨，气温也随之下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秋分时节也正是“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大忙之时。此时北方忙于收割玉米、谷子、高粱等大田作物，而长江流域正忙着晚稻收割。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开始播种冬小麦。正如农谚所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江南地区则开始播种水稻，即农谚所说：“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秋分时节干旱少雨或连绵阴雨都会对“三秋”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连绵阴雨会使即将收割的作物倒伏、霉烂或发芽，造成严重损失。及时抢收作物，可免除早霜冻和连阴雨带来的危害；适时早播冬作物，可充分利用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全过冬，为来年丰收奠定基础。

秋分不但气候宜人，节俗内容也

杂乱不堪的院子里，向我指认当年的小桥流水、花木亭台和她先生照相的地方。一切仿佛逝去得并不遥远。

和她告别，她送我出院门，那一刻，仿佛我是她的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我忽然看见沿着院门南墙下种着一溜儿玉簪，正盛开着洁白如玉的长长的花朵，像是为小院镶嵌上一道银色的花边。我指着花对她说：真是漂亮！她对我说：还是那年我和我先生一起种的呢，一直开着！

重访湖北会馆，是为了看那棵老杜梨树。四周的房子拆除大半，一片瓦砾，老树还在，清癯的枯枝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曳。从杜梨树前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正是种这棵杜梨树的主人。她告诉我，她已经87岁，不到10岁搬进这院子的时候，她种下了这棵杜梨树。也就是说，这棵杜梨树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

那天，我指着拆了大半的院子，对老太太说：您就不盼着拆迁住进楼房里去？起码楼里有空调，大夏天的住在这大杂院里，多热呀！她瞥瞥我，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干吗到我们院子里来？我就问你，你住没住过四合院？然后，她指指那棵杜梨树，又说：哪个四合院里没有树？一棵树有多少树叶？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把扇子，只要有风，每一片树叶都把风给你扇过来了。

日子过去了好多年，杨公祠又在翻修改建，中山会馆重建一新，湖北会馆和那棵老杜梨树已经没有了。不知道这几位老太太是否还健在？如果在，都是近百岁甚至是超百岁的老人了。

十分丰富。秋分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在这一天人们要祭祀月神。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古代典籍《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说的“夕月之夕”，就是指秋分夜晚祭祀月神。秦汉时期，祭月在皇家礼仪中继续传承，汉武帝曾专设“太乙坛”祭日月。至隋唐明清，皆沿袭秋分祭月的礼仪。明世宗时，还在北京修建夕月坛，专供天子于秋分夜晚在坛上祭祀月神，这就是现在的北京月坛公园。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为朝廷和高官所奉行的祭月礼仪，也逐渐扩大到民间，并演变成一种大众化的民俗活动。与此同时，祭月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秋分在农历八月的日子并不固定，所以这一天不一定有圆月，而没有圆月的祭月活动总有些美中不足，所以后来人们就将祭月由秋分调至中秋节，中秋祭月成为广泛的民俗活动。

古人还有在秋分这天拜神的习俗。所拜神灵各地不同，如河北遵化、昌黎等地，秋分这天人们用黍米做糕或蒸黍饭撒到场边祭拜风神“风婆”，让她不要刮风成灾、伤害庄稼人畜。福建漳州等地，秋分这天要祭拜“开漳圣王”。“开漳圣王”即唐代名将陈元光，因对漳州有功，死后被封为漳州的守护神。广东潮州等地则祭拜“三山国王”，他是潮州府揭阳县独山、明山、巾山三座山的山神。

过去每到秋分时节，还有些地方要挨家挨户送秋牛图。所谓秋牛图，就是在二开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全年农历节气和农夫耕田图，蕴含着庄稼丰收之意。送图人都是民间能言善唱者，每到一家他们就说些秋耕吉祥、不违农时之类的话，说到主人高兴给赏钱为止。他们的言辞虽是脱口而出，却句句押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人就叫“秋官”。

在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就是野苋菜，当地人称作“秋碧蒿”。每到秋分时节，当地乡民都去采摘秋菜，采回来和鱼片一起熬成“秋汤”。这种汤味道鲜美，有滋补养生的功效。所以当地民谚说：“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风过留痕】

□于洪良

从2014年7月到今年6月，8年间，我把自己在各类报刊发表的文章分门别类，汇编成册，为自己“攒”了两本书，分别是《书生意气(壹)》和《书生意气(贰)》，共约55万字。在后记中，我写道：“之所以命名《书生意气》，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喜欢。因为这个词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呈现为士人的精神气质及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信念；当下，当滚滚红尘扑面袭来，书生意气则凝练成一份保持本心的纯粹和不忘初心的持守。多一点书生意气，就会多一点看得开、想得透的人生智慧；葆有一份书生本色，做人处事为文便能多些‘纯真’‘较真’。”

《书生意气(壹)》所选文章的起讫时间是2014年7月至2018年1月。这三年半的时间，是我在高校某一岗位的聘期。回望三年多，步履匆匆，不经意间竟然大大小小积累了洋洋洒洒27万多字的发表量，不觉心生欢喜。

时光有时是一种气味，循着它，一路闻过去，会闻到某一年最让你印象深刻、不时回头张望的某一分某一秒。还是博尔赫斯说得好，“文字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是水平 and 无限的，它永远不会到达某个地方，但是有时候，会经过朋友们的心灵。”

人到中年爱怀旧。其实，追溯记忆的好处，就在于把走过的路化作一种精神存在，使一个人面对时间时变得强大。在后记的结尾，我写道：文字常在，朋友恒往；书生意气，无间西东。

《书生意气(贰)》收录的是2018年3月至2022年4月我的又一个岗位聘期里在各类媒体发表的作品近160篇，恰好也是27万字之多。这本书的后记名为“活过的日子，记住的日子”，取自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的话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写？我绝对服膺作家汪曾祺的一句话，“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正是这句话催促着我不敢懈怠、不想慵懒、不愿虚度。

翻看着这一篇篇鲜活而独特的作品，我深深感受到文字的无比奇妙。在我看来，这些文字不是冰冷的笔画、方块及其组合，文字是有温度的，是有筋骨的，是充满了力量的。它或许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却永远给我以精神上的启迪与升华，润物细无声，丰盈我的整个精神世界。说得不谦虚一点，现在和未来的《书生意气》系列，既是一本时代象牙塔的记忆史，更是我个人的一部心灵志和精神成长记。

有人说，人这不长的一生里，若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以令自己身心沉浸其中，就是最大的幸运。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事：写作。从小学、中学爱写作文常常被老师表扬，心里爱上了写作，直到上大一时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再到至今工作过的29年间，无论岗位怎样变更，自己一直没有停顿、没有弃笔、没有虚度，一路跌跌撞撞走到现在。特别是自己的名字1990年春天第一次变成报纸上的铅字至今，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吸引力极强的追寻之旅，从未中断，这非关名利。感谢冥冥中的天意使然，爱上写作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意外的惊喜，也是一个意外的享受。是写作帮助了我，让我在时间的标记和界定中，收集起散落一地的记忆碎片，重新拼贴、黏合、打磨，还原过往。我重塑时间，拒绝遗忘，愿我的每一份写作，字字句句像珠玑，照亮时间深处的暗淡。

感谢时间串起了我的写作。不敢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对写文章，总有一种先天的敬畏、本能的善待和执着的向往。当一再阅读已经写出的文章时，会有把玩的美妙感觉，心中的愉悦感纷至沓来，不绝如缕。我很幸运，如愿以偿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通道。

行笔至此，用作家贾平凹的两段文字作为结束吧：“人的一生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呢？当五十岁的时候，你会明白人的一生其实干不了几样事情，而且所干的事情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不浪费时间，不糟蹋粮食。还有一句老话：平生一片心，不因入热；文章千古事，聊以自娱。”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



【民俗杂谈】

丰收节前话秋分